

大 MALTA



THE
GREAT SIEGE



Ernie Bradford

马耳他

A superior, readable
treatment of an important
but little-discussed epic
from the Renaissance past.
... An astonishing tale.

Kirkus Reviews

The indispensable account of the Ottoman
Empire's Siege of Malta from the author of
Hannibal and Gibraltar.

1 [英] 5 厄恩利·布拉德福德 | 著 6 谭琦 | 译 5

A clash of cultures, Christian knights defend Western civilization against the
Moslem tide.

2014.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大围攻：马耳他 1565

THE GREAT SIEGE: Malta 1565

〔英〕厄恩利·布拉德福德
(Ernle Bradford) 著

谭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围攻: 马耳他: 1565 / (英) 厄恩利·布拉德福德 (Ernle Bradford) 著; 谭琦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8

书名原文: The Great Siege: Malta 1565

ISBN 978-7-5201-4542-8

I. ①大… II. ①厄… ②谭… III. ①欧洲-历史-1565 IV. 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8487 号

大围攻: 马耳他 1565

著 者 / [英] 厄恩利·布拉德福德 (Ernle Bradford)

译 者 / 谭 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刘 娟 钱家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 (010) 593665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0.625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542-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7-099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我第一次到马耳他是在 1942 年，这个小岛正经受着其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围攻。当时我是一名海军军官，是一艘驱逐舰的领航员，因军务倥偬而无暇顾及这个岛的过去，以及发生在此次围攻近四个世纪前的大围攻。在 1943 年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行动中，我重访了马耳他。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目睹这个岛完成了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于 1565 年设想并赋予它的使命。从马耳他出发，盟军席卷并攻取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

我在 1951 年又回到了马耳他，这一次是乘着我自己的小游艇故地重游。因而我有闲暇来了解马耳他的历史和它经受的第一次大围攻了。对我来说十分幸运的是，皇家海军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的获得者约翰·托西尔（John Tothill）上尉当时是圣安杰洛堡（Fort St Angelo）的指挥官。多亏了他的善意，我才被允许停舟于城堡后方的小港湾中。我在这片狭长的水域待了五个月，这里曾经是将圣安杰洛堡与比尔古隔离开来的护城河。骑士团的加莱船^①在大围攻期间的停泊之处就是这里。

在这段时间里，我逐渐熟悉了该堡垒的各种细节：它的棱堡、礼拜堂和议事厅，以及它下方长长的地道和洞穴——从前

① 原文中“galley”一词既可指狭义的加莱战船，又可指广义的桨帆船，根据上下文语境这两种释义都予以采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后文不再专门说明。）

的桨帆船奴隶们就被关押在那里。我在如今被称为维托里奥萨（Vittoriosa）——意思是“胜利之城”——的城市的狭窄街道和小巷里进行日常采购，但对马耳他人来说此地仍然叫“比尔古”（Birgu），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我参观了 1565 年大围攻涉及的所有地点。有些时候在我看来，那场围攻比起几年前发生的第二次大围攻更真实，甚至更生动。

自从那时起，我反复拜访马耳他，一年四季皆有踏足。我在岛上的好几个地方居住过，并且围着这个小岛航行了好几圈。我开始慢慢了解并尊重这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他们的善意和慷慨相助，完成此书即便有可能，也将会是件很困难的事。

马耳他大围攻是地中海历史甚至西方世界中的决定性事件之一。“没有比马耳他围攻战更广为人知的大事。”伏尔泰如此评论道。然而事实上，关于这一主题很少有用英语写就的作品，尽管这个岛早在 1814 年就被确认为大不列颠的领地。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对这一主题兴趣寥寥的原因可能要归咎于圣约翰骑士团的英格兰语区（English Langue）^① 在发生围城战的数年之前就已解散。当然，以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写就的参考书籍浩如烟海。我在本书的末尾列出了我引用的主要史料。我绝不会假装这是一份已经近乎完整的参考书目。已故的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 H. E. 巴尔比（H. E. Balbi）少校在他去世前仍在为这一主题的完整参考书目收集材料。其他研究者或学生将继承其遗志继续其未竟的工作。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马耳他及其光彩夺目的历史或多或少地为人们所忽视——可能是因为这个岛的名字早已自动与一

① Langue 一词译者遵循马千老师在其著作《医院骑士团全史》（台海出版社，2018 年版）的译法，译为“语区”。

个海军军事基地关联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仅仅是在最近十年，岛上的建筑才首次向公众全面开放：在很多方面这些建筑要比不少广受宣传、更为知名的地中海岛屿上的建筑更值得关注。

希望马耳他能抵挡住最后一次围攻。随着其当前身份的变换——从一座曾经被要塞化的城堡，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国度——可能会有很多历史学家、学生和艺术爱好者慕名前来拜访这个不同凡响的小岛。马耳他，正如旅行家帕特里克·布赖登于 1773 年写给威廉·贝克福德的信中所说的，是“整个欧洲的缩影”。

马耳他语是一种很难阅读的语言，因此我在拼写上没有做到合乎逻辑。例如，我采用了 Marsasirocco（意大利语）来指代马耳他岛南部的的主要大港马尔萨什洛克，而不是 Marsaxlokk。同样，我使用了 Marsamuscetto 指代瓦莱塔（Valletta）北面的大港马萨姆谢特，而不是 Marsamxett。

实际上，马耳他语在从 19 世纪起采用罗马字母之前一直没有形成书面语言，也没有词典。这种语言起源于闪米特语系，可能是由腓尼基语演化而来，本身无法轻易地套用罗马字母的体系。我在全文中始终都用马耳他语中的“Mdina”称呼马耳他的古都姆迪纳，而不是诺塔比莱堡（Città Notabile，骑士团的称呼）。姆迪纳这个名字毫无疑问出自阿拉伯语——Medine 或者 El-Medina（“城市”的意思）。我将大港湾的第二个主要海岬称为森格莱阿（Senglea），而不是伊斯拉（L'Isla）——马耳他人一直如此称呼。森格莱阿村是由大团长克劳德·德·拉·森格莱尔（Claud de la Sengle，1553 ~ 1557 年在位）建造的。另外，当某些地名不存在英语或意大利语的对应地名时，我采用了现代马耳他语的拼写来指代它们，比如艾因图菲哈（Ghain

Tuffieha, 其中的 “Gh” 不发音), 字面翻译过来就是 “苹果泉”。

在我创作本书的这些年里, 很多个人和组织给予了我不计其数的帮助与鼓励, 我想在此向他们表达谢意: Hannibal Scicluna 爵士,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 他在 1951 年首次允许我查阅他的独家藏书馆; 马耳他政府的旅游管理局, 以及公共建设部部长; 尊敬的 L. Galea 博士,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 王室法律顾问, 他在我研究的早期阶段慷慨相助。我还要特别感谢 Vincent DePasquale 博士, 马耳他皇家图书馆的馆员, 感谢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我的善意和帮助, 还有 Joseph Galea 先生和 E. R. Leopardi 先生。我欠了 Joseph Spiteri 博士无数人情, 他在与我的多次交谈中从马耳他的习俗、传说、民俗和语言等方面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还要深深感谢马耳他守军图书馆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图书馆的馆员。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 乔斯林·厄恩利·西德尼·帕顿·布拉德福德,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 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

厄恩利·布拉德福德

圣保罗湾, 马耳他

1961 年 4 月 16 日

他们在城堡外大声呼喊；座座堡垒间回荡着应答声。“金城马耳他，银城马耳他，稀世玄铁铸就的马耳他。马耳他，我们永远无法征服你，即使你薄脆如南瓜，即使保护你的只有一层洋葱皮。”

“——正是我摧毁了土耳其舰队，还有那所有来自君士坦丁堡和加拉太的勇士。”

休伯特·佩尔诺（Hubert Pernot）译自

一首 16 世纪的塞浦路斯民谣

目 录

前 言	001
第 1 章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	001
第 2 章 骑士团的马耳他	008
第 3 章 大团长拉·瓦莱特	019
第 4 章 马耳他岛的防御	027
第 5 章 备战	033
第 6 章 入侵迫在眉睫	042
第 7 章 攻击开始	048
第 8 章 第一次较量	053
第 9 章 目标：圣艾尔摩堡	061
第 10 章 近卫军	070
第 11 章 图尔古特驾到	078
第 12 章 “爆发中的火山……”	085
第 13 章 死刑判决	093
第 14 章 圣艾尔摩堡，6 月 8 日	101
第 15 章 危机四伏的城堡	107
第 16 章 骑士团的领土	117
第 17 章 圣艾尔摩堡陷落	121
第 18 章 水中的尸体	130

第 19 章	小小的援军	135
第 20 章	进攻森格莱阿	142
第 21 章	武器和士兵	153
第 22 章	死神降临马尔萨	158
第 23 章	伟大的决定	167
第 24 章	冲入缺口	173
第 25 章	“世界末日来临……”	180
第 26 章	绝不后退	186
第 27 章	西西里的意见分歧	191
第 28 章	援军	199
第 29 章	最后一战	204
第 30 章	“我们永远无法征服你”	213
第 31 章	坚不可摧的堡垒	218
参考书目		225
注 释		228
词汇表		245

第 1 章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

苏莱曼的头衔犹如鼓声阵阵，在议事堂大厅回荡：

奥斯曼之苏丹，安拉于人间之代表，众君之君，万民生死之主宰，信徒与异教徒之共主，王中之王，东方与西方之帝，伟大权威之帝，极乐星座之领主，庄严之皇帝，胜利之印，世间百姓之庇护，全能者在大地之影。

公卿大臣、水陆将帅在他脚下匍匐，旋即退下。1564 年，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已年届 70，却仍下定决心，于来年春天进攻马耳他岛。

此时的情景与他 26 岁那年初登大宝，继承父皇谢利姆（Selim）时的大有不同。他在国内被称为“立法者”（The Lawgiver），在欧洲则被称为苏莱曼大帝，这些称号对他而言可谓实至名归。他改革了土耳其的政府管理机构，使土耳其成为世界上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他是无人比肩的政治家，同时还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了一名诗人。

如果土耳其人出于上述原因将他称为“立法者”，那么欧洲人也有充分理由把受人尊敬的头衔“大帝”（The Magnificent）让予他。单是他那开辟疆土的功绩就足以证明他获得这一称号可谓受之无愧；毕竟相比立法者，欧洲人对于征服者总是更为敬仰。在他的统治时期内，苏莱曼扩张了领土，亚丁（Aden）、阿尔及尔（Algiers）、巴格达（Baghdad）、贝尔格莱德（Belgrade）、布达佩斯（Budapest）、

纳希切万（Nakshivan）^①、罗德岛（Rhodes）、埃里温（Rivan）^②、大不里士（Tabriz）和腾斯法（Temesvar）^③ 都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在他治下，奥斯曼帝国达到了其荣耀的顶峰。他麾下的舰队横扫大西洋至印度洋之间的广阔海面，他的王土从奥地利延伸到波斯湾，直达阿拉伯海之滨。只有到了 1529 年维也纳的城墙之下，他的军队才无功而返。

古稀之际的苏丹已经历了无数次荡气回肠的大捷，人们以为他可能会悠然自得地坐看金角湾岁月流逝。但对苏莱曼来说，他的暮年只剩下了对权力的渴望，以及扩张的雄心。即使他自己已不再有雄心壮志，他周围的人也不会让他歇息。

“只要马耳他仍在骑士团的手中，”他的一位谋臣写道，“君士坦丁堡^④至的黎波里（Tripoli）的每一艘运粮船都有被劫走或者被摧毁的危险……”“这一块被诅咒的岩石，”另外一位谋臣写道，“像一道横亘在我们与您的众多领土之间的屏障。如果您仍未决定将其趁早拿下，须臾之间它就会切断亚非之间以及爱琴海诸岛间的所有交通线。”

四十二年前，正值苏莱曼春秋鼎盛之时，他率领一支庞大的陆海联军将圣约翰骑士团驱赶出罗德岛的要塞。彼时，他对骑士团持有一种虽然厌憎但依旧敬佩的情感。他曾当着一群谋臣的面说：“当我强迫一名基督徒在一把年纪的时候离家远去时，内心不无痛楚。”这是他在看到 70 岁的大团长，维利耶·德·利勒·亚当（Villiers de l'Isle Adam）准备与其他骑士一同

① 阿塞拜疆古城。

② 也写作 Erevan 或 Yerevan，今亚美尼亚首都。

③ 今罗马尼亚第三大城市蒂米什瓦拉（Timișoara）。

④ 奥斯曼帝国首都为伊斯坦布尔，但是在原文中作者仍称之为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

登船离开被攻占的岛时，油然而生的伤感之情。现在，当他自己到了相同岁数时，苏丹已很少再被骑士精神打动，而更多的是被复仇的欲望驱使。

比起罗德岛，马耳他岛这一大块砂岩更让人不胜烦恼。罗德岛距离土耳其海岸线如此之近，以至于骑士团在盘踞岛上的最后几年里，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出击。骑士团船只的活动消息很快就能传到苏丹属下的军舰舰长和商船船长那里。然而，即便如此，骑士们仍然设法洗劫了黎凡特（Levant）的贸易线，并且干扰了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海运。他们在马耳他则更肆无忌惮，因为马耳他距离君士坦丁堡路程遥远，土耳其人打探骑士团的行动殊为不易。更有甚者，这个岛位于地中海的中心，东西方贸易路线尽在其掌握之中。所有穿越西西里、马耳他和北非之间海峡的船只都要仰马耳他舰队的鼻息。骑士们很少让机会从指缝间溜走。

对于一个拓土千里的帝国统治者而言，占有一座贫瘠的岛似乎微不足道。阿谀奉承对他有如家常便饭，“东方和西方的征服者”这一称号也已让他厌倦，因此他对这座岛和岛上的骑士所带来的烦恼并不以为意。

但看来骑士团就如牛虻一般，一心要激起雄狮的愤怒。苏莱曼可以对其谋臣的建议不置可否，但他不会轻易忽视海盗王图尔古特（Dragut）——那个时代里最伟大的穆斯林水手——的建言。

图尔古特虽是一名海盗，却是土耳其宫廷的盟友，近些年来一直对苏丹称臣纳贡，小心侍奉。他就像苏莱曼本人一样，既是一位斗士，也是一位机会主义者。比起苏丹自己的海军司令皮雅利（Piali），图尔古特可能更受苏莱曼器重。当图尔古特说“在把毒蛇熏出巢穴之前，您将一无所成”时，苏丹在认真聆听。

新近发生的事件证明图尔古特所言非虚。当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武装起一支舰队袭取戈梅拉港（port of Peñon de la Gomera）时，马耳他骑士团以其船队助他一臂之力，并且凭借他们的经验、航海技艺以及军事能力进一步扩大了西班牙军队的优势。戈梅拉港坐落在北非海岸，位于马拉加的正南方，自古以来就是活跃于巴巴里海岸的海盗们钟爱的港口和锚地。基督徒夺取戈梅拉港在给穆斯林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穆斯林的自尊。骑士们还成功地袭击了希腊海岸线上一座属于苏丹的港口。在马耳他之南，他们又俘获了不少土耳其商人。有人提醒苏莱曼道：“马耳他岛上挤满了奴隶和忠实的信徒，其间不乏出身高贵的男女等待被赎回，其中有受人尊敬的亚历山大港总督，以及您的女儿米赫里马赫的老奶妈。”

苏丹的女儿米赫里马赫（Mihrmah）是力主进攻马耳他的鼓动者之一。她的母亲就是具有俄罗斯血统的罗克塞拉娜（Roxellane），苏丹最为宠爱的妃子。米赫里马赫不遗余力地提醒着苏莱曼，是时候与骑士团算总账了。

被骑士团捕获的一艘大商船属于库斯特尔阿迦（Kustir-Aga），苏丹宫廷的太监总管。这一挑衅让人忍无可忍，米赫里马赫和后宫的其他成员加大了呼吁力度。根据同时代西班牙作家弗朗西斯科·巴尔比（Francisco Balbi）的估算，这艘船的货物价值高达8万杜卡特。三艘马耳他桨帆船在桑特岛（Zante）^①和凯法洛尼亚岛（Cephalonia）^②之间俘获了它，而率领这支马耳他舰队的正是圣约翰骑士团最伟大的水手——罗姆加骑士。这艘大商船满载着价值连城的奢侈品和其他货物由威尼斯前往

① 伊奥尼亚群岛中的一座岛，现属希腊。

② 伊奥尼亚群岛中最大的一座岛，现属希腊。

君士坦丁堡，而且根据当时的做法，帝国后宫的主要女眷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然而，这艘船被俘虏了不说，还完好无损地连同其货物被拖回了马耳他，此举让苏丹的宠臣颜面扫地。库斯特尔阿迦作为太监总管、帝国后宫中手握权柄的要人，不可能放过任何机会向他的主子倾诉，骑士团的劫掠是多么猖獗。

后宫女眷们在苏丹座前跪拜不起，哭求报复。大清真寺的伊玛目为廷臣所请，也不失时机地向苏莱曼陈情，提醒他忠诚的信徒正在骑士团的地牢里饱受煎熬。劫掠帝国运输船的桨帆船里，穆斯林在鞭笞的胁迫下，像狗一样被驱使划桨。

“只有陛下的无敌之剑，”伊玛目宣称，“方可斩断这些不幸之人身上的锁链。他们的哭声直达天园，让先知坐卧不宁。儿子企盼着父亲，妻子渴念着丈夫和孩子们。所有人都在期待您能为他们主持正义，向穆斯林的不共戴天之敌报仇雪恨！”

即便有所触动，苏丹也不可能完全被报仇的呼声左右，他的老成持重和雄才大略在诸多国务会议和沙场鏖兵中得到了证明。马耳他虽是弹丸之地，但正如苏丹所见，这是地中海之关键所在。在马耳他水域广阔的良港内，他的舰队可以自由进出，进而征服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马耳他岛虽小，却可以为其为支点将整个地中海变为土耳其内湖。他可以由此攻向后世某位战争领袖所言及的“欧洲柔软的下腹部”。骑士团俘获库斯特尔阿迦的商船，以及对商业船只和沿海港口的无耻攻击，只能算是附加因素，无关苏莱曼的宏图大业。

苏莱曼清楚地意识到圣约翰骑士团迥异于其他基督徒。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永无休止地与苏丹本人信仰的宗教作战到底，对抗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所代表的一切。他曾与骑士团在罗德岛交手，并深知骑士们与他手下的近卫军战士一

样乐于在战斗中慷慨赴死。他对骑士团成员作为水手与海盗的声名了若指掌，因为他曾亲自询问了自己手下与骑士团搏斗过的船长们。

“他们的船与别的船不一样，”船长们向他报告道，“他们经常在船上搭载着大量的火绳枪兵以及甘愿死战到底的骑士。当他们攻击我们的船只时，要么将我们击沉，要么将我们捕获，无一例外。”苏莱曼的船长们描述得并不准确，因为骑士团自己的记录里显示有很多时候骑士团攻击土耳其船只的尝试没有成功。尽管如此，在战斗技巧、航海技术和作战能力上，地中海范围内基本上没有哪艘船能够一对一胜过由马耳他骑士指挥的桨帆船。苏莱曼对骑士们的高超技能知根知底，且与自己的对手惺惺相惜。即使作为一位老者，老谋深算的他也绝不会单单为了自尊或声誉就决定进攻骑士团的岛屿。

在1564年10月由苏莱曼主持的一次国务会议上，马耳他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对这个岛的围攻成了激辩的中心话题。并不是所有出席者都赞成这个提案。一些与会者设想帝国越过匈牙利继续扩张的可能性，并且力促在欧洲发起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他人力主直捣劲敌基督徒的老巢，并在西班牙海岸发起攻击。另外一些人则再次鼓动夺取西西里。有人向苏莱曼提及马耳他的贫瘠和无足轻重。“很多战役难乎其难，”他们说道，“但是陛下王钺一挥，胜利便如探囊取物。比起这些战役，兵微将寡、防御不善的弹丸小岛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是苏莱曼本人指出了马耳他是通向西西里，乃至意大利和南欧的跳板。他想象着有朝一日，“大领主，或是他的代理人，整个地中海的主宰者，作为天下共主，从那个也不是很招人厌憎的石头岛上发号施令，俯视他那停泊在良港的舰队”。舰

队司令皮雅利，以及陆军帕夏穆斯塔法（Mustapha），迅速领悟了苏丹攻占马耳他计划背后的战略意图。在国务会议结束时，苏丹已做出了来年春天进攻马耳他的决定。

法令颁布下去，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力量被动员起来，“这个建立于不停扩张征服之上的超级军事机器”即将剑指马耳他，杀向圣约翰骑士团。苏丹本人扬言道：“这群刍狗之子本于四十年前在罗德岛就已被我征服，仅凭我的仁慈才免于一死。现在我宣布，由于他们不断的袭扰和无礼，他们终将被粉碎和摧毁！”